

王澤老夫子大番薯身上找到「爸」

生活兩重任 畫畫 旅遊

經典漫畫《老夫子》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對漫畫第二代創作人王澤來說，畫畫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從未想過停止。上世紀90年代，王澤接手父親的工作繼續創作《老夫子》，由最初受着父親各種挑剔指正，到後來慢慢在漫畫中加入自己喜愛的元素，視老夫子為這部漫畫舞台上永恒的演員。 文：張美婷

最近《老夫子》漫畫中的主角老夫子和陳小姐在香港機場矚目登場，一系列大型的《老夫子》海報逐一排列在北面緩坡道，捷運的月台幕門上更印有身穿粉色波點旗袍的陳小姐，背景配搭着各種具香港特色的標誌，令人眼前一亮，頓時成為港人的「打卡」熱點。展出的海報更是《老夫子》漫畫家王澤最喜愛的數幅作品，「耐人尋味」、「春風滿面」等成語對不少《老夫子》迷來言絕不陌生。機場展出日期由即日起至11月12日，一眾《老夫子》迷絕不可錯過這「集郵」機會。

建築系教授與漫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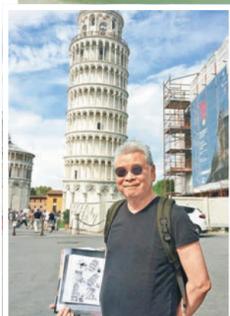
訪問當天，王澤身穿灰色襯衫配黑色長褲，雖他黑髮中夾帶銀髮，但說話卻毫不古板，言語中甚至比同齡人風趣幽默，猶如真人版的老夫子立在面前，每句說話總帶給人歡樂。王澤現時與太太長居台灣，但仍不時回港，每次回港太太更是陪伴左右，王太太為人體貼溫柔、活潑好動，訪問前更主動與記者合照，可謂毫無架子。王澤表示，除畫漫畫外，最愛和太太一同旅遊，「我們經常去旅行，最近去了美國，不久前又去了歐洲，我們也習慣了四處走。」王澤除了是漫畫家外，還有一身份——大學建築系教授，所以他旅行時最留意及欣賞當地的建築物，「去旅行最能觀察到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和他們的作為，最明顯的作為就是建築，建築物可以讓人感受到以前的環境和生活。」

不變的演員——老夫子

「畫畫並不是一個工作，它根本是我的生活，因為它是我的生活所以我並沒有停止過。」畫畫對王澤而言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未曾停止畫畫，上世紀90年代王澤接手父親的工作，繼續創作《老夫子》，由最初受着父親各種挑剔指正，到後來慢慢在漫畫中加入自己喜愛的元素，「我會把我喜歡的元素加進去漫畫中，但老夫子這個角色是永遠不會變的。」漫畫中，老夫子並沒有固定的職業或特長，王澤把老夫子形容為一名演員，「導演叫他演什麼，他就



王澤與其太太合照。張美婷攝



王澤喜歡旅行，去年於比薩斜塔前留影。受訪者提供

演什麼，可以今天是飛機師，明天是乞丐也說不定。」

《老夫子》出版多年，當中的主角老夫子不斷追求陳小姐，雖陳小姐當中有數次接受了老夫子的求婚，但二人至今只是有數次的「表演結婚」，「其實老夫子好習慣去求婚，求婚這行為就習以為常，變成了一個表演，他表演完結後就沒有下文了，哈哈。」王澤更笑言，不時收到朋友的「投訴」，要求老夫子和陳小姐結婚，「朋友會叫我畫老夫子的婚後生活，生小朋友那些，但我就在想，要在一格漫畫中畫兩個人已經很擠迫，還要畫三個人真的沒地方畫啊，所以不好了。」

旗袍與成語 錦上添花

《老夫子》中，陳小姐常身穿一襲旗袍示人，這一身打扮更突顯出陳小姐的曲線美，王澤表示，旗袍的設計簡單但卻最能展現東

方女性的美，「回到最單純、最有力量、最有力量、最有力量」因此，王澤把對旗袍無限的想像設計在陳小姐的身上，「我沒對旗袍做任何資料搜集，我只是用我的直覺、感覺去把我心中所想的旗袍畫出來。」簡單的一件衣服，王澤也用心設計，而漫畫中身穿旗袍的陳小姐更使人留下深刻印象，「陳小姐代表着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女性價值，所以希望她能帶給別人有女性賢慧的感覺。」「耐人尋味」、「無可奈何」等成語時常在《老夫子》中出現，原來王澤最喜歡為漫畫加上文字主題，「成語是中文獨有的，我覺得中文字有好多想像空間，可以讓讀者想像並尋找漫畫所表達的意思。」這些成語令漫畫內容錦上添花，更增加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我覺得成語就好像魔術師的魔術棒，點一下就把小兔變小鳥，所以畫完漫畫後加上成語，就覺得特別的有味道！」王澤笑道。

父子回憶 寄託漫畫中

王澤父親王嘉禧靠畫漫畫養大王澤及其弟弟們，惟當時社會認為畫漫畫並不能成大器，令王澤不時聽到別人對父親的職業有所微言，「當其他人問我爸爸做什麼行業時，我就說『我爸爸是畫公仔的』，他們會說『你爸爸畫公仔不務正業，家裡幾個小孩如何養大啊？』」即使旁人的言論含骨帶刺，王澤也只是一笑置之，從沒影響他與父親的感情。而王澤父親出版《老夫子》時，以兒子的名字作筆名，因此父親的筆名同樣為「王澤」，此舉曾令兒子王澤十分費解，他大笑道，「我當時知道爸爸的筆名和我的名字一樣時，我也沒出什麼聲，因為那個是我爸爸啊，但我也會在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哈哈，難道我家不能就正常一點嗎？」他更笑言，每次有人打電話到家裡，表示要找王



王澤父子2007年於洛杉磯一餐廳留影。受訪者提供

機場北面緩坡道的《老夫子》海報。張美婷攝

澤時，他必定會問「請問你找哪一個王澤？」家裡也不時因有兩名「王澤」而鬧出笑話。

每當王澤提到父親，總顯得十分認真，「爸爸為了賺錢養家，由早畫到晚，他盡全力去照顧我們，是個十分有責任感的人，他也十分幽默，所以才能用幽默的手法畫老夫子。」他更憶起小時候與父親相處的趣事，「爸爸最喜歡釣魚，有時我也會坐着他的電單車一起去釣魚，一釣就兩、三個小時，他都默不作聲的，之後就回家了，爸爸偏偏最愛這種自我安靜的空間。」因此，《老夫子》漫畫中不時出現釣魚的情景，這除了是王澤父親的娛樂外，更是王澤和父親的重要回憶。

王澤表示，父親的個性，實在難以用三言兩語形容，反觀在《老夫子》漫畫中，卻滲透着父親的影子，「早期老夫子的為人性格幾乎就是我爸爸，但我爸爸另一部分又在大番薯身上找到，而爸爸對自己的期望卻放在秦先生身上。」



王澤在大型海報上簽名。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藝術中心提供

諸星西野亮廣轉身追逐繪本夢

西野亮廣是日本搞笑組合King Kong的成員，說起笑話來頗有趣味，同時擁有演員、導演和編劇方面的經驗。去年他卻忽然轉身為從零開始的繪本作家，更為作品設定100萬本的銷售目標，以繪本故事鼓勵讀者追尋夢想，而他自己也在追逐繪本夢這條路上勇敢前行。

由日本非牟利機構Design Association舉辦的「Able & Partners Japan Design Week in Hong Kong」日前於香港元創坊舉行，藉由55×55cm的繪畫本原畫與LED光的配合，展出西野亮廣與33位插畫師分工合作的作品《Poupelle of Chimney Town》的泛光繪本畫展。這本41頁的彩色繪畫本由西野亮廣耗時四年時間創作，於去年10月正式發售，故事講述在某處有一個被四千米懸崖包圍，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小鎮，小鎮裡放眼四望都是滿滿的煙囪，不分晝夜冒出濃濃的白煙，小鎮居民也從來沒見過天空和群星，直到有一天……

鼓勵讀者挑戰夢想

西野亮廣介紹道：「故事主角堅信，濃煙之外一定還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他努力站到比煙囪更高的地方，看到了夜空。」他表示，這也是在講我們的夢想與現實的關係，當我們去堅持別人眼中「不切實際」的夢想時，也會受到否定和攻擊，也只有當我們達到夢想之時才能理解那種美好。而展覽將LED與原畫結合的原因，是來自於畫廊的靈感，他認為畫廊中的作品總有燈光照着以便觀賞，但畫廊本身卻常使人產生難以接觸的



西野亮廣為作品設定100萬本的銷售目標。張岳悅攝



以LED配合繪本原畫更具夢幻感。張岳悅攝

疏離感，而如果自己的作品本身帶有光，便無論在哪裡都可以展示，他更想要自己的作品最終能夠通過動畫電影展示出來。

在日本，繪本售出超過一萬本就能夠被稱作「熱賣」，而《Poupelle of Chimney Town》至今已創造了賣出30萬本的紀錄。西野亮廣還以出售100萬本為目標，去到芬蘭赫爾辛基、意大利米蘭等世界各地宣傳推廣，「圖書無國界，不需要文字便可

以與讀者自由交流。」不由問他為何定下這「100萬本」的目標，他笑答：「我想繪本賣得好勁，其實無論100萬還是1,000萬都只是個簡單易明的很大的整數而已，我希望藉繪本故事鼓勵讀者勇敢挑戰嘗試新事物。」

從零開始投入興趣

西野亮廣出生於1980年，以諧星身份出

演現場活動和電視節目，亦活躍於舞台劇演出、舞台及電影監督及寫作。2009年，他首次以繪本作家身份出版第一本以0.03mm單色筆畫的繪本《Dr. Ink's Starry Sky Kinema》，隨後的作品《Zip & Candy》及《The Music Box Planet》亦相繼出版，新作品《We are in Love at the Clock Tower》亦已開始進入製作階段。談起過去的演藝歷程，他「尷尬」地表示

自己在25歲的時候都頗為成功，同時參與的演藝節目眾多，完全放下眼前的成就從零開始繪本也需要勇氣。同時，日本國內繪本市場狹小，銷售5,000本的作品已是「大熱」，國內以繪本為生的人相信不超過10人。但他卻從未擔心過生計，會以演藝和出版服務等多種事業的同時進行使自己更為專心地投入興趣創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西野亮廣為日本搞笑組合King Kong成員之一。張岳悅攝

繪本故事設定同樣充滿夢幻。主辦方提供